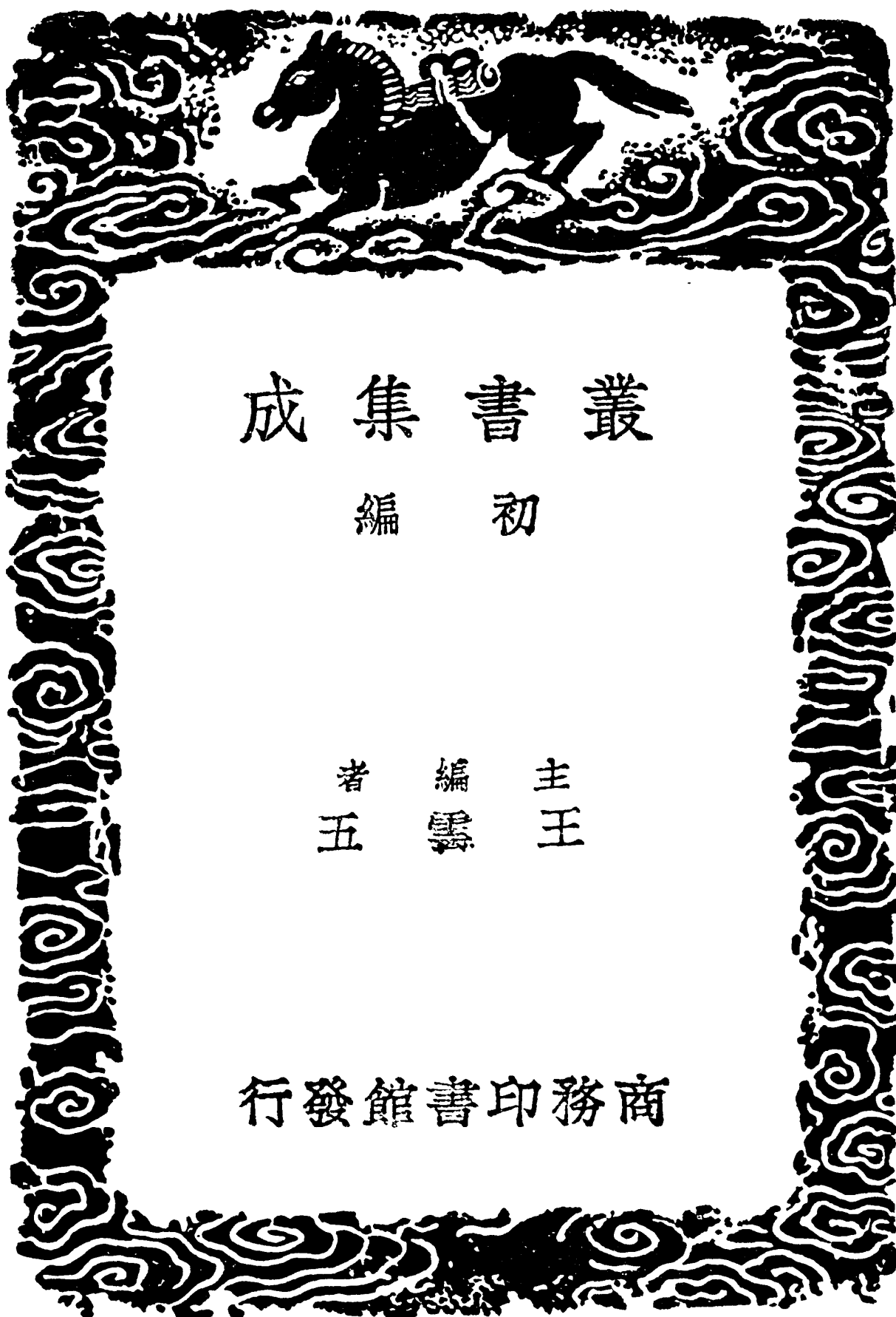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
紫微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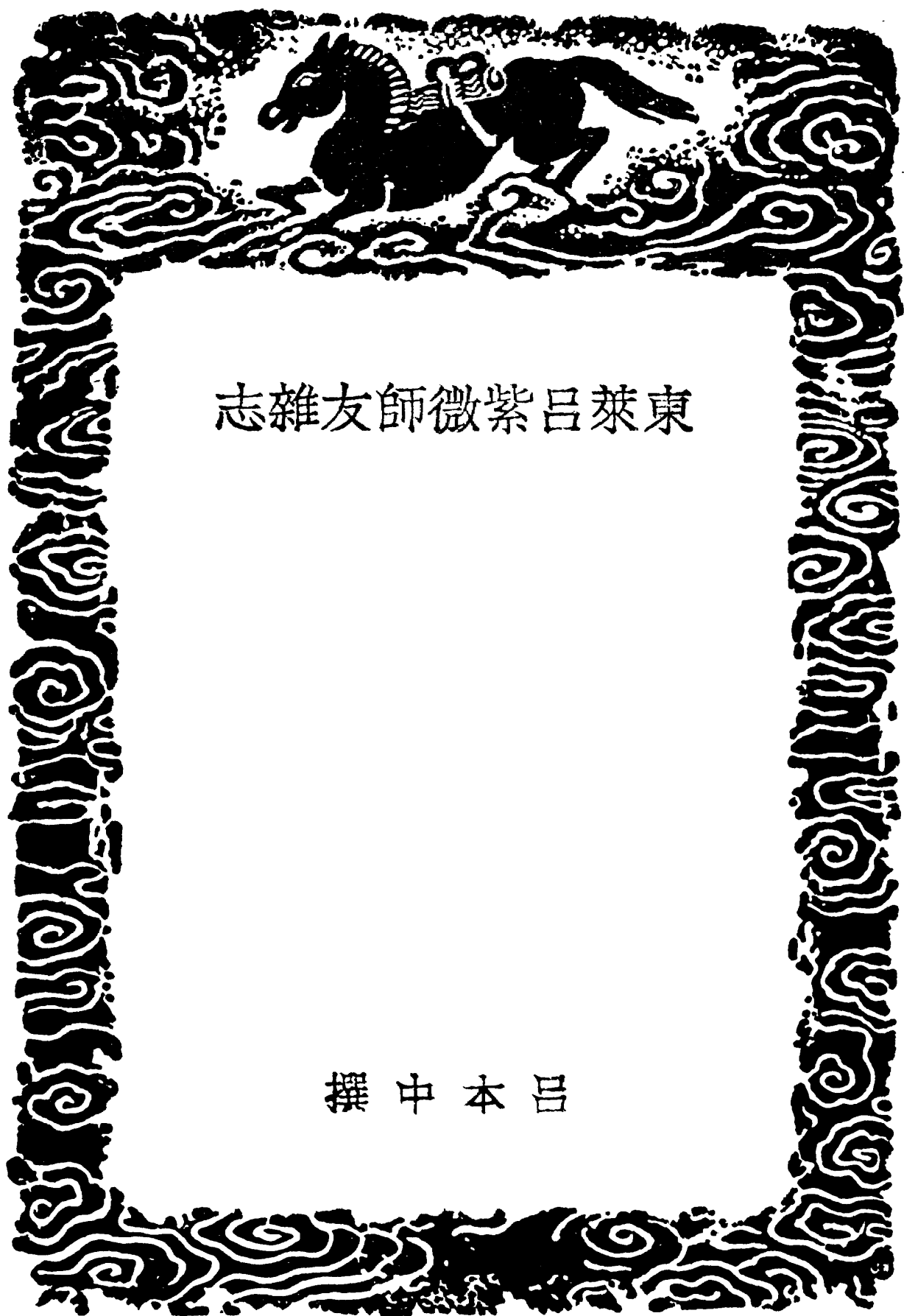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志雜友師微紫呂萊東

撰 中 本 呂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

宋 呂本中撰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為詩。死後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黃州。從潘大臨。邵老游。後游京師。元符間。客知樞密院。曾布。布家子宣遇之極厚。上皇既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宣書。請引用。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不能。即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予父祖游。後往鄧州。滎陽公使之見香嚴智月師。遂悟道。祝髮。更名如璧。後游江淮間。與予家數相遇。相親如骨肉也。無逸浮湛里閭。雖甚困。然未嘗少屈。汪革信民。少饒。謝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

汪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無逸同試被黜。問信民用此何爲。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爾。無逸曰。前日不免爲此。爲覓官計爾。今尙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

夏倪均父。先名侔。少能文。樂善。其妻又賢。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饒德操每依均父。如家也。後德操作僧。所度弟子。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

徐俯師川。少豪逸出衆。江西諸人皆從服焉。崇寧初。見予所作詩。大相稱賞。以爲盡出江西諸人右也。其樂善過實如此。

汪信民初任潭州教授。張舜民芸叟作帥，厚遇信民，且勉之學。時畢漸通判州事，芸叟深薄其人。後信民教授宿州，又師事滎陽公。信民嘗言：吾平生有意於善，張、呂二公之力也。又因張六丈薄畢魁，有激發焉。崇寧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爲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每從予家游。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謝無逸因汪信民獻書滎陽公，致師事之禮。且與予父子交。政和初，無逸至京師省試，嘗寄予書，極相推重，以爲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第一人而已。又語外弟趙才仲云：以居仁詩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詩自是杜詩，黃詩自是黃詩，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

仲姑清源君嫁蔡氏，長子興宗，字伯世。清源每使之從賢士大夫游，且令尊事予。雖云太過，然使其子爲善，可以爲世法也。元符間，滎陽公謫居和州，楊丈克一字道子爲州司法，予家重甥，嘗稱賞予，以爲可教者。其內陳氏亦呂氏重甥，予謂表姑有文學，嘗供嶽神，用王者冠冕，予時尙幼，以爲非禮。陳姑問：何謂非禮？予曰：五嶽視三公，何爲僭用天子禮也？又嘗指古婦人畫像，問予孰美，予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大相奇重。

予年十八歲，從滎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期甚遠。明年至河朔，外弟趙柎才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寧，才仲時已文詞成就，曾肇子開稱於滎陽公，以爲能爲古人之文，予見之，因大激發，相與友善。

晁冲之叔用。文元之後。少穎悟絕人。其爲詩文。悉有法度。大觀後。予至京師。始與游。相與如兄弟也。叔用從兄貫之季一。謂之季此。皆能文博學。皆與友善。若說之以道。則予尊事焉。以道弟詠之之道。叔用之兄載之伯禹。予皆與之游。大觀政和間。予客京師。叔用日來相招。如不能往。卽再遣人問訊。時劉義仲壯與在京師守官。亦日相問訊。

文靖丈事晁文元。而晁文莊丈事文靖。諸家事契。無如二家之深。後晁丈說之以道事。榮陽公如親子姪。晁以道參禪不就。後專爲天台教。自號老法華。

高茂華秀實。於學無所不窺。元符末。爲太學正。罷去不復用。專主慈恩教。求生兜率。

關沼止叔。知見高遠。議論諦當。崇寧間。諸賢比之陳瓘瑩中。而學問加精深焉。止叔嘗說。近見晁以道說交游。賢者不如早死。免得見他改節也。

崇寧初。始聞楊時中立之賢。於關沼止叔。久方見之。而獲從游焉。止叔嘗稱楊丈之語。以爲世人畏死。特以衆人共畏之耳。如使人皆不畏死。則死爲不足畏矣。止叔以楊丈實能不畏死也。

熙寧間。榮陽公居申國魯夫人憂。而居京師。嘗至洛中省親。正獻公令榮陽公日講周易一卦。後崇寧間。張繹思叔自洛中訪待制叔祖於汝州。留連幾月。亦日講周易一卦。

榮陽公由京師至洛中嵩山。見顯禪師。伊川先生說顯之爲人曰。某嘗見之。方是律僧。禪則未會。榮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讀佛書否。康節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滎陽公言嘗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耶伊川以爲若是人傳容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

潘旻子文温州人師事伊川先生自言有自得處嘗聞人說鬼怪者以爲必無此理以爲疑心生闇鬼最是要切議論滎陽公嘗謂思慮所有則必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物

或問尹焞彥明死後斷滅不斷滅彥明徐謂之曰但以祭祀時心觀之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滎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夜夜如此

滎陽公在京師舊第時諸位子姪常召來自教之書使日有程課關澮聖功止叔之兄樂善不倦藏書數千卷嘗榜所居室壁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以戒子弟

高秀實於學問無所不通至於內典疏義悉皆精貫滎陽公嘗與之論法華龍女成佛事秀實遍舉天台以爲如何慈恩以爲如何無不成誦予因問秀實何故如此記得秀實笑云且要諸處相難

劉丈器之自謂參禪有所得高秀實不以爲然劉丈甚不平關止叔嘗與范純粹德孺論劉器之爲人德孺云只爲蔡新州事大害事止叔云莫是他見得是如此否德孺云若事事見得如此豈不害事耶

晁以道自言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以爲不由進士仕進者如流外雜色非真是作官也後既登第始與李六丈德叟游德叟謂薄進士得官卻如某已前薄門蔭時也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爲美其後遍親師

友。粗有立者。皆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德叟名秉彝。公擇弟子。商老之父也。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敘從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敘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鈴椎。方能有成也。

劉義仲壯與嘗言尋常交游。有自然輩行。有相去二三十歲卻成兄弟行者。有校一兩歲卻成丈姪行者。不以年歲貴賤。如劉原父與申公。便自是兄弟行。貢父便是父子行也。

伊川先生嘗說司馬君實邵堯夫皆未嘗學。但其資稟自過人耳。政和間李峻民師客游京師。有書策記前輩議論。邵伯溫子文康節子也。訪民師不遇。几案間見此策。卽以數十百言辨康節非不學也。書於策後。民師亦高節士。長年不復爲科舉學。躬耕楚州之寶應縣村中。無妻子。與唐充之諸人交。

唐廣仁字充之。北京人。馬涓榜登科。誠實篤厚。陳瑩中鄒志完諸公深喜之。後以上書邪等黜廢。居楚州寶應。監蘇州酒務。忤朱冲盛章失官。劉器之以爲太直。卒以直不用死。充之練達時務。如役法茶鹽法。及民間利害。皆編類成書。本末分明。毫髮不遺。時張裕益中亦以上書被罪。居寶應。往來賢士大夫經由寶應者。皆從兩人游。益中畢漸榜登科。大觀末復從人辟云。

邵子文云。先人非是毀佛。但欲崇立孔氏之道爾。

馬涓巨濟。元祐間廷試第一。元符庚辰年。除監察御史。崇寧以後。遂廢不用。巨濟學問浩博。於書無所不窺。而與人甚和不問彼此。劉器之頗以此非之。政和間。予從之游甚久。器之以爲巨濟多預南京貴人飲會。甚不喜。榮陽公以器之責人太甚。

游酢定夫。楊時中立。俱建州人。謝良佐顯道。蔡州人。同時師事二程。定夫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則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旣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嘗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自出哉。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定夫崇寧間居和州。見本覺長老實有所得。覺老長蘆夫禪師門人。

謝顯道任江州判官。見叔祖待制。問禪學之要。

顯道後至洛中。伊川先生問尹焞。彥明曰。曾見謝良佐否。彥明曰。常相見。先生云。第更往。彥明卽再往見。旣回見先生。先生問如何。彥明云。謝良佐今次說話別。先生領之。

王直方立之。京師人。自少游前輩諸公間。諸公皆稱之。崇寧間病廢。予初未識也。立之盡以平生書籍圖畫散之故人朋友。予亦得數種。託楊符信祖附來寄予。書不成字矣。書中但言劉玄德生兒不象賢。又

云。自想蔡邕身已老。更將書籍付何人。蓋歎其子不能繼紹也。立之先未病時。上蔡陽公書。書詞奇偉。并雜文詩兩軸。喪亂失之。予嘗答立之書。晁以道京師適見之。極相稱賞。但言不合說得佛學太多。

晁以道大觀間赴明州船場。來真州見蔡陽公。語予云。今次見侍講。說話更別。亦都不說佛學。其過人遠矣。

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趙丈最長。先行。信民時最幼。後行。信民調官歸過符離。自以得預京師諸賢出入爲榮。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真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官。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信民。玉父。與予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滂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慙於某也。別後。玉父有寄予與信民四言詩。

謝邁幼槃。無逸從弟。與予相聞甚久而未相識。大觀間。幼槃下第歸臨川。始見之符離。嘗讀予詩。作詩所以推重甚至。

游定夫嘗寄予書云。文靖。正獻。專以人物爲己任。薦士報國。爲世大法。侍講與朝散世濟其美。居仁實似之。此醉所以傾心也。朝散謂東萊公也。

叔巽叔嘗自言每見世父。大有進益。亦不能語人也。世父。蔡陽公也。

崇寧中。叔巽來省蔡陽公于符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召飯。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

此之薄。何必赴飯。叔巽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

劉器之自言常作書簡。多起藁草。及不作草字。以戒苟且。

張釋字思叔。西京壽安縣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事。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往從學。時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尹焞字彥明。與張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爲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彥明獨能力行之。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更無睹。當更無計校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彥明又言先生以死生爲常事。釋氏不合把來做一事說。

尹彥明言先生自涪陵歸。過襄陽。見楊畏子安。因說某在涪州。卻了得易傳。子安卻問易從何起。先生以

扇畫一畫。云從此起。後子安至洛中。因說與彥明。某當時卻忘了問正叔一從何起。彥明曰。吾丈何不問先生。子安云。不欲問。問時卻似相難。卻煩公自問之。彥明卻以此意問先生。先生云。記得當時曾說。若他問從何起。只消某不答。想得更說是也。

彥明又言。范季達嘗從先生問易云。如某所見。只消得乾坤兩卦。先生云。季達所問是聖人分上事耶。曰。聖人分上事。先生云。聖人分上事。只一畫亦不消。

范元實崇寧中過符離。別後寄予書云。道一也。佛之所得。比孔子爲狹。然豈容易可到。若學佛則有楞嚴。圓覺。學孔子則有論語。中庸。大學。須窮探力索。久自得之。然吾輩今日事業。直須多讀書。考古人成敗。作文章以法前人。又不可自屈沉也。萬事不廢。隨事觀理。他日自須脫然度越諸子。近見先生譏人博學。而學者廢書不觀。反爲害事。不然。只論語已自太多矣。

元實說汪信民神氣不盛。非壽相。信民亦說元實太快。不能永。兩人所說皆驗。王及之仲時。相州人。少從諸公游。少時學問止欲師法前輩。學古人。因至洛中。與范元實相聚。元實說學佛須學阿難。學孔子須學顏子。曾子。某自此方有意於學也。

王仲時才高識遠。有絕人者。宣和間。在京作宗學官。來見先公。與一貴官同坐。貴官問仲時與舜徒游從。必甚可樂。仲時矍然曰。呂丈及之所尊仰。何敢言游從。

王仲時宣和間與余別後寄書云。聞居仁名。十五年矣。比者獲見。仍大過所聞。文章論議。超絕一時。在公

爲餘事耳。

王俟父堯明、李祁、蕭遠，自崇寧間同在學校，不與衆人同趨向。師仰前輩古人，不妄交游。兩人雅相推重。人多笑之，亦不以介意。堯明，海陵人。蕭遠，雍人。蕭遠少堯明一兩歲，兄事堯明。蕭遠先登科，堯明次舉作魁。蕭遠家貧，養親至孝。冬月往往無綿被，隨家所有以贍故人朋友。堯明有意世事，蕭遠官至尙書郎。堯明擢都司，出知岳州。兩人樂善，出於天性。人或譏謗之者，終不怒也。

陳瑩中持論以爲天下事無時不可爲，無時不可進，顧已所存與歲終何如耳。關止叔、高秀實以爲瑩中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爲惟瑩中則可，他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也。瑩中嘗言關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瑩中以爲止叔見蔡元長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中嘗言尋常學者須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卽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卽是十分好人。

瑩中專以方便爲主，務要必成，豐相之直道而行，更無委曲。瑩中極尊敬豐公，然嘗私笑之以爲閤梨子。張思叔嘗稱洛中尼長老智深，以爲深老之道比先生爲狹，或者以爲思叔此語猶未知先生也。

宣和間，江公民表避方寇至京師，本中調官京師，常得見之。民表喜韓維持國爲人，且說元豐中過潁昌，見持國相遇極厚。民表以所爲詩數十篇示之，明日以簡相謝云：昨夜清坐焚香，誦吾子詩，且摘十數聯，過相稱道，因思前輩獎進後生，不遺餘力，觀二公之志，豈可忘也。

歷觀自古儒者。未嘗以食肉殺生。淫欲爲當然者。惟近世學者。因攻佛說。遂以此數事爲當然。處之益安。至禽獸斷命受至苦。以爲於義當爾。殊不知推原遠庖。廚本意。御名按寧宗名擴而充之也。

政和中。本中自揚州隨侍先君子。泐檄至靜海。涂經海陵。日陪馬丈巨濟游。凡累日。乃過靜海。任丈德翁。日得請見。任丈志剛氣直。都不少屈。眞王佐才也。馬丈論事有體。紆餘委曲。不與物競。世亦罕能及者。時陳丈瑩中尙謫台州。其家留台州。某嘗登海山樓。寄公詩。有爲公頻上海山樓之語。公有和詩云。滄海從來共一漚。平生錯認演多頭。老矣頓忘菴外事。閉門堅坐勝登樓。又與余書論學問本末云。華嚴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無有內外。亦無中間。異夫世儒以精麤爲二致。始終爲兩途。得本遺末。語道棄事者也。

崇寧初。衣服皆尙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褰衣博帶。尙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猶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禿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褰衣士。禿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尙。關止叔旣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止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止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滎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來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禮事滎陽公。

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眞州。時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在眞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眞州。次升嘗論

滎陽公自外召還爲祕書少監太驟文甫欲謁次升聞其曾論滎陽公遂斥去刺字曰此人曾論呂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

京東舊多名醫鄆州尤盛其學皆有師承單州醫者張宗元家本大富少喜醫術故學醫卒爲名醫其初學也師教之刮厚紙上茸毛以手撚之閉門靜坐晝夜撚紙茸不輟一夜忽大悟曰吾得之矣由是脈輕重虛實皆究纖悉不差崇寧間滎陽公寓居宿州因飲酒罷卽臥旣而大苦頭痛而脈遲澁宿醫皆以爲腎厥服熱藥灼艾頭痛增甚久遂發癰瘰昏不知人右手足廢自秋至春增劇召宗元視之宗元診脈笑曰此伏熱在內耳頓下大黃等藥卽差時公年六十六七矣臨別戒公曰病已除然不可以年尊故服補藥公不以爲然服平補藥遂得目疾予仲弟得疾就見宗元單州宗元謂仲弟曰公何爲忽苦此此正虛勞也肝臟已絕不可治且以鬆小艾炷作數日灸仍不計飲食皆雜人參進之可以支數月然亦不能過來年清明時八九月也明年清明前數日果不起疾曹州醫者劉大順比宗元尤精審后聞宗元以仲弟肝臟絕不可治以爲宗元之術尙未至曰一藏絕猶可治兩藏絕則不可治矣大順初從其伯父學（以下缺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習常平法不受知淮陽軍淮陽人愛重之死於淮陽淮陽人卽廟祀焉元邈嚴峻亦不減承君而有通時之才去就取舍至明至嚴靖康間召爲密院編修知事不可爲卽求致仕去與粹中俱死江南仲觀蚤死其父沈娶予外曾祖張待制女舊與王介甫爲友有聲場屋間故承君初亦從王氏學後乃遍求師友沈之兄況仁宗朝樞密副使

田粹中常言前輩於交游間。不惜語言。各務盡情。明鎬參政平貝州。後病危欲死。田樞密往視之。曰。前勸公不要殺人。公不相信。公死宜矣。明參政再三謝之。

崔德符元符庚辰以上書被廢。爲人清苦。然非矯激。交游間嘗設珍饌召。却而不食。曰。此玉食也。不敢受。宣和末。何桌爲中丞。薦爲殿中侍御史。復以上書人罷。靖康間。以諫官召。力攻馮檣。專主王氏。頃之病卒。病時每歎天下事不可爲。某所居官。合是元邈做底。

諸田兄弟。在陽翟縣南十里竹林店居。其地多竹。故名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秀才與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酒熟。花方盛開。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歸。

陽翟辛□前輩賢者。自少以父任得官。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屢招之不出。伊川先生元豐間每歲自洛中至潁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爲辛□留十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屋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樂。陽翟人所以士風不衰。聞見知識過他處。由此數人化導之也。

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爲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告以解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爲盡。善財亦不以德雲爲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爲私惠。弟子不以爲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爲然。學者惟以師說爲是。故皆卒至於蔽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滎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此滎陽公之語也。

司馬溫公嘗言釋氏嘗戒人妄語。而妄語莫大於釋氏。神通變化之事。在理必無。而釋氏唱之。非妄語而何。公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晁以道嘗說頃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某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惟先生在爾。願因先生聞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學。以道笑云。早是得他答也。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方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爾。

建中靖國元年冬。滎陽公出守曹南。屬李瑞粹老以荆門朱巽爲薦。巽爲人淳謹無他。專意時文。從予家至相州邢州。至京師取解被黜。遂歸荆門。時胡安國康侯閑居荆門。巽慕其科第。又有操行。常見之。康侯知其曾游滎陽公之門也。再三問公尋常語言及動作等。巽不能詳對。但言別公時嘗求公詩。得詩之卒章。言他日稍成毛遂志。再求師友究淵源。康侯再三謂巽。此乃呂公深教左右爲學未是。使左右登科後別爲根本學問也。由是巽與其兄震子發。始皆發憤。力爲學問。因從謝顯道學。久之皆有所成。巽先死。震

後遂爲時用。

溫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田亘元邈。宣和以前。居陽翟郟城。操行高潔。論議明白。其於邪正。秋豪不假借也。然其學頗宗黃老。陳公瑩中。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公斥姓名。未嘗少改。田元邈當辭必辭。當去必去。未嘗遲疑。趙才仲以爲元邈去就之際。最快活人。

張正素先生子厚。名舉。東萊公從表兄也。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東萊公書。未嘗呼字。楊器之大夫。名瓊寶。滎陽公表弟。於東萊公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滎陽公與表姪書。外封只書押字。不稱名。往時族人。有視楊應之學士爲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滎陽公以應之當如是。

胡康侯甚非佛學。而極推重滎陽公。或問康侯。呂公何故學佛。康侯曰。呂公儒釋兼通。

胡康侯與唐恕處厚。皆推明東萊公園城中所立。爲可以激勸後世。或以爲不然者。二公必與之辨論。處厚篤實自守。君子也。崇寧初。與其弟俱爲湖南知縣。新法行。皆棄官去。終宣和世。不出仕宦。東萊公之薨。處厚爲挽詩三章云。

楊應之兄弟四人。皆呂出也。叔高祖刑部公外孫。正獻公其從舅也。兄弟自少皆親依正獻。應之名國寶。次補之名賢寶。次器之名瓊寶。次擇之名仁寶。應之器之。皆尙氣立名節。應之從師友學聖人者也。伊川

先生及諸公皆推重之。器之亦博學強記，補之擇之，亦皆循循自守。兄弟平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中，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余家榆林舊第，日以簞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應之後，以儒學氣節爲世推重。伊川稱交游中如楊應之，更有英氣。元祐初，范堯夫薦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博士，成都路轉運判官，以正獻當國，不得大用。元祐末，朝廷之士多分彼此，應之無所附離，爲開封府推官卒，識者痛惜之。器之累任監司，未嘗與時俯仰，流落至死，終不悔也。顏子敦內翰治平熙寧間，嘗言欲與程正叔諸人同爲山居，專治通典一二年，如此則學問應變無不浹洽矣。此語固未知伊川，然其學亦實有用也。

楊中立說二程橫渠論至理則不容不同，若解經則不容皆一。

張瞻景前陽翟人，自守善士，有志於學。元祐間，其父爲秦州通判，呂大忠進伯爲秦帥，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呂汲公爲相，求進伯書，欲見汲公。進伯云：「賢不須見微仲，卻是大臨舍弟一意學問，不若見大臨時與叔爲博士。」景前至京，卽見與叔，與叔居汲公府第，屢往方得見，坐客次中，與叔云：「某以出入無甚暇，有疑便可問，然事有當問者，有不當問者。」景前卽問：「凡學謂之誠，可也，而必曰至誠，何也？」與叔云：「此當問也。諸子百家之學，皆可謂誠，惟聖人之道，方可謂之至誠。」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纔涉詐僞，後來忘了前話，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須說得一般，安世每如此也。若是十年二十年後說事異同，賢便不說。劉安世元來只是脫空漢。

呂進伯爲河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旣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明道先生嘗說橫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旣曰誠矣。又復說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呂汲公家法至嚴。進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進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旣相。進伯往見之。夫人令兩獲扶下階而拜。進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遽令兩獲勿扶夫人。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說。釋氏見得極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彥明嘗說。不消分別。此是釋氏說。此是孔子說。如此時。却是私也。但只論道理如何。又說釋氏不合說得。死生報應等事太切。

彥明嘗說。古人只是爲己。所以得力。却是今禪家直截。會時便會。不會便去。更沒許多之乎者也。今從事聖人之學。都只被理會之乎者也。却不理會緊要處。

胡憲原仲。嘗言頃年在荊州。因侍坐季父次。言及學者患妄想多。季父稱昔過應城。見謝上蔡。語及此事。謝云。譬如樹子斫了又生。斫了又生。只爲有根在。至於庭柱一場倒。卽無事。季父卽康侯。謝卽顯道。顯道答康侯書云。承□進道之意。浸確。深所望於左右。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

無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怠。朱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稱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又書云。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要折以中道爾。承諭進學加功。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又云。春秋之學。向見河南先生言。須要見諸家說。因能熟讀左氏爲佳。人之情僞。文章根本。備於是矣。自昔有志之士。未有不玩心於此者。志完可爲天下痛惜。中立到毗陵。猶及一見。然已危矣。語尙及相從知識也。又書云。良佐緣早從有道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又書云。良佐同在京師。來相訪者多仙鄉士子。其閒爽固異北人。一聞當便知趣。然學之所貴。有諸己之爲難。聞詹君輩勇進可喜。能更覲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覲不破。未論行險僥倖。而氣已弱。志已喪矣。又云。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檢。令了了也。又書。言年來老態浸見。不堪爲吏。無復有仕宦意。念修身以畢此生而已。聞學甚篤。更以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徐存誠叟疑小德出入何以謂之出入。忠恕何以謂之達道不遠。尹彥明云。不可去言語上一字理會。且如小德出入可也。正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忠信達道不遠。正如性相近也。

李先之。周恭叔。皆從伊川學問。而學東坡文辭以文之。世固多譏之者矣。

范元實嘗謂黃魯直禪學于祖母仙源君。曰。魯直參禪別。高於常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箇佛。

也

予嘗以鬼神死生之說問王信伯。信伯答書云。詳觀來書辭意。正以疑慮汨之爾。若能息心靜念。默坐冥觀。當自釋然也。死生鬼神之理。未易以窺測斷之也。予又以原始要（中）終之說問之。答書言原始要終。亦聖人不得已爲學者言之爾。使知道者。豈待於原反耶。死生鬼神之理。豈可以窺測斷之耶。

莊子之言。道理固多可議。至論養生則精盡。只如廣成子一章。養生之祖也。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如齧缺睡寐矐然若新生之犢之類。若能充之。亦可以終身無病矣。

晁氏兄弟皆尊敬以道。然亦不敢沒其實。嘗言以道嘗問明州中立講師以己之所短。中立曰。以道之學患難。兄弟皆敬重此語。以爲切中以道之病。

建中靖國元年秋。滎陽公在京爲祕書少監。已而左遷光祿少卿。王鞏定國通判河南府。自蘇程相失之後。門下士各有彼此。定國素爲東坡所厚。滎陽公恐其在河南與伊川不甚親愛。其行也。予之簡。再三屬之。定國還帖云。我輩視天地衆生猶一子。況先生者乎。崇寧元年。滎陽公守曹南。伊川以書寄公。大略言一別十五年。不得款集。每深懷想。後云願更自愛。爲一郡之福。頤啓上知郡學士而已。別幅言紀常令弟。范家令妹。相繼傾背。手足之愛。何以堪之。范生甚有向學意。小者尤俊。小者謂元實也。滎陽公與伊川先生書。但稱廣平先生云。

往年見范內翰淳夫。元祐間與李尙書公擇手簡。言橫渠先生盛年早世。而祿不及其子。願中丞早爲一

言前稱某頓首再拜。後再稱某頓首再拜。侍讀中丞丈。范內翰是時在講筵。未爲侍從也。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伊川先生。先生召食。食五品。亦甚豐潔。坐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而微笑云。却只被公家學佛。

李尙書公擇家人嘗置聲伎。孫中丞莘老不以爲然。滎陽公曰。此莫只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元符三年。滎陽公謫居和州。起知單州。以周易筮之。得復之上六。知吾道之不復振也。

許翰耑老。舊從劉器之游。精於易數。崇寧以後。每歲歲首爲器之作易卦。十數年間。未嘗有吉卦。道之不行。亦可知也。

元祐間。滎陽公爲崇政殿說書。除右司諫。方力辭不受。至資善堂。東坡時亦爲侍讀。見公來。因戲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是時公亦必辭。因謂范內翰淳夫云。若必不得已須做。必首及楊畏來之邵。時兩人者。方深爲東坡兄弟所喜。聞公此語。遂許公辭。

元豐間。神廟嘗稱溫公於輔臣。云司馬光只是待做嚴子陵。他那裏肯做事。

元祐間。范內翰任經筵。嘗薦滎陽公與伊川先生可任講官。東坡與趙元考彥若可爲讀官。政和間。陳瑩中自通徙江州。過揚州。見滎陽公及東萊公。甚款。瑩中與東萊公從容論天下事。云如瓊止可爲公家歐除爾。若是經綸事業。須是公始得。及後靖康圍城之變。蘇嘉景謨太博老矣。謂家叔舜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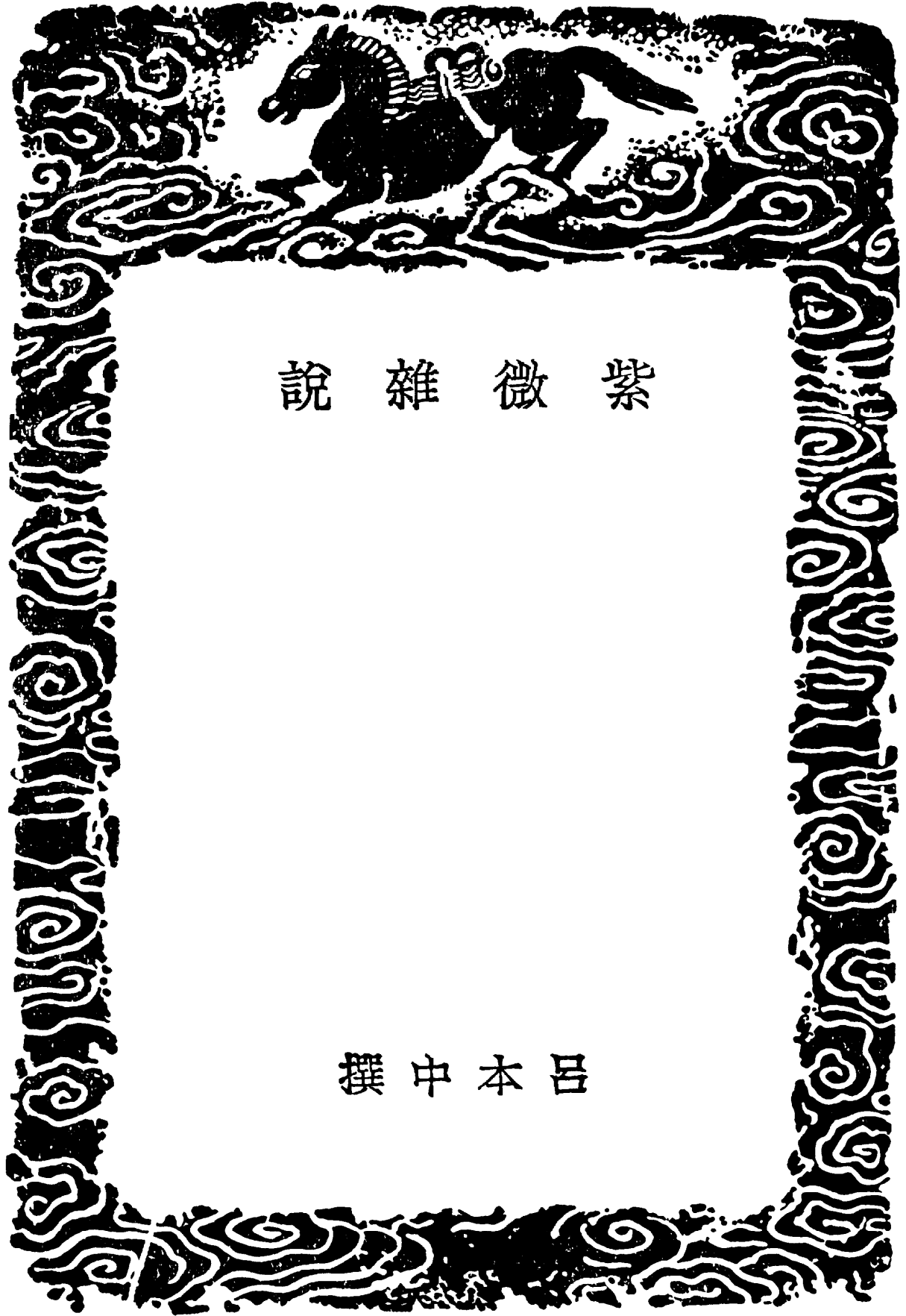
舜徒乃能做許大事業。吾輩做他底不得也。然是時紛紛之論亦不一。景謨亦不顧也。

王信伯云。讀書須是玩味。如一奇物。朝夕玩愛。必自知之。不可迫切也。

喬執中希聖前輩厚德士也。元祐末紹聖初爲給事中。止繳駁兩人。陳次升爲殿中侍御史。希聖以爲傾險反覆。忌嫉正人。賈青爲監司。希聖以爲掎克險詐。兩人之命皆止。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魯直如此做詩。不知要何用。

楊學士應之。尊尙節義。而輕官爵。元祐間。范內翰涇夫爲翰林學士。應之其親戚。有連而齒長。爲開封府推官。每與范內翰坐。徑坐上坐。未嘗讓親戚故舊。有年齒輩行在楊上者。應之必坐下坐。



紫微雜說

呂本中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指海及十萬卷樓叢書皆
收有此書十萬本題作東
萊呂紫微雜說其誤已見
四庫提要且指海較早故
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四庫全書提要

紫微雜說一卷。舊題宋呂祖謙撰。又有別本。則但題東萊呂紫微雜說。而不著其名。今考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皆呂本中居仁之說。鄭寅刻之廬陵云云。據此。則當爲呂本中所撰。蓋呂氏祖孫當時皆稱爲東萊先生。傳寫是書者。遂誤以爲出祖謙之手。不知本中嘗官中書舍人。故稱曰紫微。若祖謙。僅終於著作郎。不得有紫微之稱。又書中有自嶺外歸之語。而本中東萊集有避地過嶺詩。於事蹟亦適相合。其爲本中所撰無疑也。其書分條臚列。於六經疑義諸史事蹟。皆有所辨論。往往醇實可取。如謂經書中致字有取之義。又有納之義。先儒但以至極立解爲未盡。又謂檀弓齊穀王姬之喪句。穀當爲告。使必知其反也句。知當爲如。皆于經訓有合。又謂論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句。爲荷蓀丈人自謂。亦頗有所見。其他大抵平正通達。切中理道之言。非諸家說部所能方駕。其書首論衡門之詩一條。所云哀時君之無立志者。祖謙後作讀詩記。實祖是說。亦可見其家學之淵源也。

紫微雜說

宋 呂本中撰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哀時君之無立志。不足以有爲。賢者退而窮處。以自樂也。故衡門之下。不必爲陋。泌之洋洋。可以自樂而忘飢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魴。鯉食之盛也。齊姜宋子女之盛也。言時君旣如是。不足以有爲。則退而自樂。不必居高位之盛云爾也。

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孔子閒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凡此之類。皆道理含蓄。示人之意深矣。學者若比較同異。循文討義。以求有得。則失之遠矣。凡此等語。皆不可以文字言語求者也。然此皆聖賢自說己分上事。或是贊揚此理。學者涵泳也可。未須妄求。枉費思慮。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夫孝弟何以爲仁之本也。曰。孝弟者。仁之本心。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然則愛親敬兄之心。心之本如此。無有絲毫僞者。非勉強而爲之也。故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皆因其所固有而導之耳。仁者。身之本體也。孝弟爲

仁之本根而充之耳。

古之爲政。皆務委曲以合人情。其置法行令。皆出于不得已者也。不得已者。可以施于一時。不可行于長久。鄭葬簡公。將毀游氏之廟。子產不忍。竟不毀也。其後將爲蒐。除游氏之廟。過期三日不毀。子產復不忍。而毀于北方。如使商鞅之徒爲之。不惟必毀游氏。其不毀且有重辟矣。然則刻核之論。非君子所宜道。信賞必罰。非仁政之先也。然則奈何。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產知之矣。管子所謂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之類。皆刻核之論所由出也。豈惟有害聖人之教。蓋亦未知子產之用心矣。

魏晉以後。評品人物。多言幹局識鑒。如何楨。文學器幹。郭展有器度。幹用。徐邈同郡。韓觀有鑒識。器幹。蜀先主機權幹略。不逮魏武。王宏有幹略。政事之才。王導稱何充器局方概。魏文帝欲觀黃權器局。蜀志稱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吳賀循才鑒清遠。王導少有風鑒。陶侃亦稱王導鑒識經遠。梅陶稱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以此觀之。幹局識鑒。最是觀人要法。不可不知也。後世忽而不論。故取人之際。不能甚精深可嘆也。

答問雖是要切。然道理多非答問所能盡者。如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話不容再問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與夫子之謂曾子。曾子之對夫子。意實不盡。聊以答門人之問爾。如王子塾問孟子。士何事。曰。尙志。此話亦不容再問也。王子塾復問。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亦與初答不同。亦聊以答王子塾之問云爾。

心有所思。則其容寂有所敬。則其容貌儼然矣。懷千金之璧而行于道者。其視聽應接。必有所遺也。莊子所謂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皆謂志有所在。則氣專而容自寂也。體此者。其知道乎。

陶侃溫嶠之討蘇峻。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溫公以爲卞之罪。旣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溫公之言。固正論也。然未知王導之意。蓋有所在。導意以爲晉室衰微已甚。又前此無積仁累德之効。若一一行法用刑。則離必更甚。危亡必及。如人元氣不固。而又以峻藥理病。豈不殆哉。凡導之輔晉。蓋得子產治鄭之意。多委曲遷就。以求合人心者。未可以常理論也。王右軍與殷浩言中興之業。以道勝寬和爲本。又顧和勸王導。明公爲政。當使網漏吞舟之魚。此皆深達當時治體。王導能慎守之。以輔衰晉。非後人所能詳也。

揚子或問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一章近世解經者。以爲問者爲不必問。答者不必答。非也。揚子之意。蓋譏王莽舉動皆效聖人耳。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宣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詩歌。大學下轉而上聞。夫宣帝號明主。而魏相亦名賢臣也。作歌詩興協律事。此侈心已生。有奢泰之漸矣。而魏相不能以道規諫。反進趙定等以諛悅之。君臣相與如此。亦可鄙矣。大抵秦漢以後。禮樂稍亡。君臣道喪。雖漢宣魏相鄙陋至此。亦不自知其

非也。欲治之主，觀此可不知自戒哉。

仁，人心也。知物己本同，故無私心。無私心，故能愛人之有。愛由有私己心也。仁則私己之心盡，故不變。士會知郤克有憾于齊，而請老焉。且曰：使郤子逞其志，可以爲正乎？曰：正也。曰：夫不能以義正其下，而使逞其志，傷國而害民，何以爲正也？曰：夫固知之也。如使郤克不得逞志於齊，其傷國而害民，必有烈于此者。故士會隱忍遷就，使擇其禍之輕者而爲之耳。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若士會可謂先其大者矣。大抵春秋之世，賢大夫士所以處其國家者，率皆類此。其意蓋以全國家、保社稷、活生靈爲急，非以行一善、守一事、取信于人爲正也。以後世士大夫比春秋之世，其廣狹自可見矣。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對。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誓祐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誓祐也。吾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汝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于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夫獻子在當世以賄稱，未必能守此言也。要其所聞所信者，如是源深流遠矣。蓋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遠，忠言善行率見，如故家。

遺俗之保傳者。觀范氏數世所以教其子者。蓋可見矣。其意皆以謙退自下。不伐善。不施勞。以至其家及其國爲本也。

古之爲國者。必盡人事。事無遺憾。然後歸之于天。功可爲也。事可爲也。若功之必成。事之必濟。則非天命不可。此古人所以至成功濟事。有不敢自任者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惟力行不善。而責命于天。則爲大罪耳。春秋之世。論事之成敗。未有不言天命者。如天方授楚。晉楚惟天所授。晉楚惟天所相。齊楚惟天所授。吳之與越。惟天所授。國之存亡。天也。吾以卜之於天。故當時論功成事濟者。必兼天命言之。未有專言人事者。

論語記孔子答人君之問。必言孔子對曰。其答季康子亦如是。其尊君敬上大夫如是。故弟子記之。謹其辭也。

韓退之書北平王家猫相乳事。以謂猫人畜。無仁義之性者。予竊以爲不然。予頃自嶺外歸。畜數馬。前馬得草未食。視後馬未有草。卽銜草回顧與後馬。如此。豈可謂無仁義性也哉。但蔽之甚耳。呂與叔解中庸蔽有淺深。故有愚智。蔽有通塞。故有人物。此論最善。

古人論疾。多言內熱。今人所未詳也。如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以熱與。張毅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內熱。洩膏。使其君內熱發于背。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人論病。知內熱之名者甚少。況能治其疾乎。大抵皆由思慮紛擾。不能內省。一意外慕。不求諸己。以致心火上炎。血脈錯亂。而生此疾。故養生者深謹。

之。而善學者以爲至戒。知此疾之生。在我不在外也。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而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歎相子綦之子。則而鬻之于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曰。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知天人一理。無上下內外之殊。然後能作禮樂。威儀升降。聲音節奏。感動人物。皆形容天理而已。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不可誣也。

陰始凝也。有結聚意。君子以正位凝命。凝重也。既結聚則自重也。凝然凝重。皆有不動意。列子心凝形釋。神凝者。夢想自消。大抵是結聚打成一片。自然不動也。

書曰。今天其命哲。又曰。自貽哲命。言君子智識之遠。可以自致也。自致之道何如。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也。思曰。睿睿作聖。皆自貽之道也。

或問列子。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莊子曰。唯道集虛。又曰。無能者。無所求虛而遨遊者也。二子之論虛亦遠矣。此論是二子分上得力處。亦豈後人容易可對。但不當如此說了便已。唯虛然後可以學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則聖功也。

莊子稱南郭子綦隱几。齧缺睡寐。又稱天地固有常。日月固有明矣之類。此正與今說休歇者一致。若于

其中能有自得。方可謂之物格知至。

鄉黨記孔子衣服之制。當時衣服自當如此。但周衰禮壞。君臣上下。差亂無別。獨聖人從容有常。不改其制。故學者記之。

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亦非聖人本志也。于不得已之中。而爲之節文。使見之者漸反其正耳。然則聖人之志果何如。曰不釣不綱。不弋不射宿。然後爲正。所謂堯舜其猶病諸者也。

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可至。然非力行。亦不能化。

列子記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造父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邱一哂。五年之後。始一解頤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于或成。似若有合。而卒然失之也。

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永矢勿過。永矢勿告。亦庶幾其君知我。自誓如此。而亦有悔心焉。縱其君之不能悔。亦庶幾後世之爲人君者。知賢者自誓如此。則思警戒而不敢至此極也。古之君子。求納其君于善者。亦多術矣。是則詩人之志也。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嘆歲月之晚也。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言道理之不遠也。邇邇從之。道阻且長。言逆道而求之。終不可近。邇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言順道而求之。則至近耳。

郭象解莊子。實有助于養生。蓋默識心通。出于言語之表。如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心養。郭

象注云。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達生篇一其性。注云。飾則二矣。養其氣云。不以心使之。又在宥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云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云但當任之。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云都任之也。凡此之類。皆極于養生者。非得于言語之表。不能知也。

夫教人之道。固多術。如列子所謂三年不告者。古人規模大概如此。然有心勤懇而才不逮。須待聖賢啓發者。亦不止舉一隅而已也。如莊子所說女偶。謂卜梁倚。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也。外物已。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古人教人。雖不盡如此。然觀孝經所記。孔子所以告曾子者。亦詳且盡矣。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身。云致。深審也。周禮略例。主必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記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它諸經。往往只爲竭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士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之類。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致事。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取之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穀當爲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哀慕。如欲父母之復反。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配義與道。旣曰道矣。而又曰義。旣曰道德。而又曰理於義。蓋義者。就其日見之行。而中節者言之也。行義以達其道。蓋惟日見之行。而後可以達其道也。窮理盡性。以致于命。命也。性也。理也。皆一事也。在物謂之理。在人謂之性。在天謂之命。至于命者。言盡天道也。薰陶漸染之功。與講究持論。互相發明者也。要之薰陶之益。過于講究。知此理者。方可以語學也。

乾西北之卦。坤西南之卦。乾坤而有方所。何也。曰。不有方。則不見其用。言方所者。明其用也。

孔穎達解貞一字云。正也。一也。固善矣。然不如近世儒者以貞者中虛無我之爲盡善也。

春秋之末。凡謀國者。不知禮義。專言利害。上下安之。恬不知怪。季平子將娶于宋。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卒與之。季平子。叛臣也。其迹已見。爲樂祁者。宜告其君。以君臣大義。縱未能討。其可與之婚姻。而崇獎亂人。以自託乎。爲宋公者。又不知叛臣之可惡。而輕妻之女。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于是盡矣。

七月之詩。凡生物之時。舉日。一之日。鸛發之類是也。成物之時。舉月。七月流火之類是也。四時盡備。獨無三月。蓋三月無專指之事耳。其言春日遲遲。泛言春和時也。而先儒以爲春日。則三月也。又以爲三月爲陰陽之中。亦已鑿矣。

消息盈虛之運。惟賢智之士爲能察之。治國者惟修其在我者。以待時焉可也。如時將有及。事將有間。天時不作。勿爲人客。人事勿起。勿爲之始。天節不遠。五年反復。凡此之類。非賢智之士勿能察。非剛健之君不能用也。知時與否。成敗之由。存亡之機也。不肖之君。下愚之臣。則常易之。

論語弟子記孔子之語。都不及治心養性上事。止論目前日用。閑邪去非。孝弟忠信而已。蓋修之于此。必達之于彼。約之于內。必得之於外。知生則知死矣。能盡人則能事鬼神矣。下學則上達矣。聖人之道。如是而已。

讓千乘之國。無一言之諾。可以爲難矣。以爲君子則未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謂之君子。曰。利害之心薄。義理之心勝。愛己及物。薰然慈仁。其心休休焉。無疵文。無矯詐。然後爲君子。

天下萬物一理。苟致力于一事。必得之理。無不通也。張長史見公主擔夫爭道。及公孫氏舞劍。遂悟草書法。蓋心存于此。遇事則得之。以此知天下之理本一也。如使長史無意于草書。則見爭道舞劍。有何交涉。學以致道者亦然。一意于此。忽然遇事得之。非智巧所能知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願學者雖不同。其用力以有得。則一也。學者盍以張長史學書之志而學道乎。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思而致力也。謂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置毋卹。爲能忍詬也。知忍詬之道。微此數子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稱伊尹強力忍詬。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既不厚。而輕用其身。皆不知忍詬之道也。

古之人君。能有君人之言者。如楚恭王謂申公巫臣。其爲吾先君之謀也。則忠。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巫臣欺君自予。以成其姦。惡之大者。衆所不赦。而楚恭王以爲能諫止其先君之惡。而遂以爲忠。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絕疵吝之心。開廣大之路。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古之人君。能爲此言者甚少。李衛公獨取漢武帝說郭解。此其家不貧。謂田蚡遂取武庫。以爲能盡事理。折奸人之謀。蓋亦未嘗深究恭王之語矣。使後之人君。如漢武帝之徒。聞巫臣事。則必以爲欺君。濟奸以忠之言爲笑矣。安知有此廣大之理邪。此良由古人風俗未壞。先王之澤未遠。善言猶存。人皆相傳。楚恭王未爲大賢。猶能爲此語也。後世風俗已壞。先王之澤已遠。善言不存。民無所習。雖有過絕人之才。如唐太宗之爲君。李德裕之爲臣。亦未必能爲此言也。

古之善爲國者。常勇于不敢。勇于不敢。則自天佑之之兆。所以全其國者也。

韓非言非知之難。處知爲難矣。所謂處知者。實盡天下事理。今有絕世之才。非常之用。而卒不能濟事。保身者。皆不能處其知者也。如崔浩之徒是也。張子房從容事外。人主不疑。功臣不忌。事未成而身已退。義清遠。眞所謂能處其知者也。

世之人方住此一念。則牢不可破。及後念衝前念。則雲散冰消。了無關涉。方知前念後念。本無實事。但方住此念時。則遂以爲實耳。如愛富貴人。只愛富貴。愛聲色人。只愛聲色。及後識破。方知可笑。如郝超之死。其父念之過甚。及見超與桓溫書。則遂大怒。不復傷悼。此皆後念衝前念。後念旣起。前念自去。萬彙不同。

各滯形氣。觀此理者。其知之矣。

易言爲善爲惡之應。理之必至。則但言自天祐之。自上佑也。自外來也。終來有它吉。皆言非人智之所知。力之所及。而天理自如是也。其道人之意深矣。

韓退之言行而宜之之謂義。義者。見于行事者也。事有體有用。義則其用也。道則體也。故曰配義與道。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又曰。方其義也。義常別作一事說。正是用處也。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心之所生。害于其政者。有大小輕重之異。不可以概舉。春秋以一字爲褒貶。隨其心術高下。推其功過大小。不爲過也。禮禁于未然之前。春秋制于已發之後。聖人之憂患後世至矣。後世儒者注解紛然。同異叢雜。務未失本。此莊周之徒。所以痛加掊擊也。然周之徒。遂欲泯絕是非。無復輕重。所謂以一字爲褒貶者。不復可用。其流遂至于君臣父子之道。無所分別。此周之徒。所以爲大罪也。

退之施先生墓銘云。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此論豈獨形容施氏有功。蓋于聖人之道有補矣。

學問工夫。全在浹洽涵養蘊蓄之久。左右採擇。一旦冰釋理順。自然逢源矣。非如世人強襲取之。振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

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之君臣無一人能討賊者季文子爲國正卿任國之重亦無一言以正其失固名教之罪人也莒僕之事乃自以爲于舜之功二十之一庶幾免于戾其亦不自知而無愧恥也甚矣歷代學者誦其文而贊美之亦不能知其過惡有不可赦者豈不可惜耶

漢承暴秦之後誅戮斬伐恬不知怪君臣上下莫能推其原以救其失淮南厲王之死在文帝無毫髮之過公卿議法亦無失也而袁盎以爲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此爲何等語雖文帝賢君必無肯從其言之理然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者皆棄市濫刑之甚與秦無異皆盎言所致惜乎大亂暴酷之後士大夫生其時者不學無術不能深知前日之非以所聞見形之議論以誤天下後世其害不小也

左氏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而釋文貫晉古患反訓串習之串恐有未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先儒以爲貫事也蓋釋詁文然則盈其貫亦當依本字讀而盈其事也不必作串習之串

左氏宣公五年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預以爲連皆鄰國之臣厭尊毀列釋文厭於涉反古人用此字者多矣近世學者乃以爲厭尊毀列失之甚遠矣

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勿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戰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范宣子子產之論。皆切言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張子房見黃石公後。從前豪氣。刮磨盡矣。鐵未去礦。擊之則折。百鍊之鋼。所攻必破。所伐必壞。而無摧折之患者。礦盡故也。黃石公所以教子房者。獨去其礦耳。莊子所謂欲富則緣于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子房悟此矣。崔浩之徒。不知去礦。而以自用。所以致夷滅之禍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論語溫故而知新。先儒以爲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學而不思則罔。先儒以爲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尋繹尋思。就先儒分上所得已多。況真能尋繹尋思者乎。

君子氣象難形容。惟平易安和者爲近之。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此近君子氣象也。所謂休休者。平易安和。無急躁狼戾貪冒之意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傳稱之曰。一人讓善。百姓休和。鄭未服晉。知武子曰。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休和二字。最是無急躁忿戾貪冒處。故古人數稱之。亦切論也。

春秋之末。貨賂公行。政以賄成。無復義理。故樂桓子求帶于叔孫豹。范獻子請冠于叔孫婁。高齋取貨于

季氏苟寅求貨于蔡侯。邠勝行賄于荀躒。子常求馬與裘于唐蔡二君。當此之時。風俗大壞如此。而諸國之君。安于苟且。不能一救其弊。因循陵遲。以至滅亡。莫之能悟也。欲救其弊。固多術矣。然莫如親近正人。誘引善類。以爲標的。則風俗自變。好惡自定。風俗變。好惡定。則國勢自安。不假它術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荷蓀丈人自謂也。言我方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能知夫子耶。如此則氣象好。若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指夫子。則氣象不甚好。觀子路拱而立。則敬之甚至。蓋察其容貌。有得于心矣。其氣象不容不好也。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路疑以爲未仁。夫子以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之意。不以爲召忽不必死也。亦不以管仲爲可以無死也。特以爲事有大于死。則就其大者可也。事小于死。則死之可也。不以公子糾君臣之分未正。爲不必死也。既事之矣。而所事者。爲爭國者所殺矣。豈有不死之理。獨管仲之意。以爲生民方在塗炭。得我則生。不得我則亡。華夏衰弱極矣。得我則有中國。不得我則無中國。故忍死就仇。以成其大。此聖人所深與也。召忽不能若是。則豈有不死之理。孔子恐人以必死爲是。不以就大者爲正。故子貢之間。則又答以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一匡九合。爲天下如此。此孔子深稱管仲之功。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聖人恐人以必死爲賢。不以就大者爲正。故又詳爲此言。以丁寧之也。亦豈以忽爲不當死哉。學者所以處輕重微細。正在於此。

管仲不死公子糾之難。聖人不以爲非者。知其所就者大。可以如此也。至三歸反坫之類。深詆之者。以其爲無所爲也。雖君奢亦奢。君淫亦淫。管仲本志如此。而三歸反坫之類。本不爲君設。故聖人知其器小。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所謂將者。謂有此意也。有此意者。何由知之。必見于事。事形而未用。欲必弑其君親。已見于事而未成者也。若不見于事。而逆知其意。以爲將。則濫刑以逞。人皆有罪。有意無意。皆可妄指。已形未形。皆可強服。忠良被禍。多由此言。公羊腐儒。妄設此論。自漢以後。率皆用之。爲忠良之害甚大。竊謂治平之世。當先去此不經之論。然後後世淫暴之君。奸諛之臣。不得用其私意。忠良賴以得免。不可不深戒也。

魯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史墨則對以爲吳入郢之咎。終以勿克。又以入郢必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勿克也。夫日食于上。趙簡子不能戒懼。思所以遷善懲惡者。夢亦肆矣。而史墨不能對以大義。專明近事。而先及吳楚紛爭之釁。此乃占人常談。非爲國之言也。後世京房郎顗之徒。其學蓋出于此。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此語最爲害正。天下未有年均者。先一日生。則一日之長也。先一時一刻生。則亦一時一刻之長也。聖人重先後之序。如春夏秋冬之

不可踰天理也。何謂年均乎？此奸言也。而左氏不能詮定以誤世，陋亦甚矣。又如王后無適，則長幼固有定分。長幼定分，亦猶嫡庶之不可亂也。何謂擇立長乎？王子朝爲此言，皆尹氏毛召之徒懷奸助惡，其詞錯然也。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蓋于王子朝之言見之矣。

左氏膏肓，何休作鄭元箴，兩人引據及詰難之語，盡用漢書感精符之類爲證，無識淺見甚矣。而漢末學者，咸以大儒推之。吾知漢末諸儒未嘗學也。公羊淺陋已甚，而何休之徒又從而逢其惡，如黜周王魯之類，大不近人情。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仲孫忌闕文耳，而公羊以爲仲孫忌，譏二名，非禮也。固已可笑，而何休則以爲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惟有二名，故譏之。定哀之世，大亂之極也，而何休以爲文致太平，王者治定，無所復譏，惟有二名可譏耳。其誣穢荒謬至此，令人憤恚不已。垂世立教者，須取此等妄說，及引用緯書之類，皆當科別而顯黜之，不得與其它諸儒所說並行。然後聖人之言，不爲蕪漫所覆，坦然可見。

越之謀吳，大夫種獻謀，王不如設戒，約詞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旣罷敵其民，而天奪其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我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詞，以縱逸王志，使淫樂于諸侯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燼者，焚蕪之殘也。鈍敝其國，多方損壞，使至如焚蕪。

之極。不可復然。然後舉手取之。無毫髮之勞矣。此吳越成敗大概也。越用大夫種之策以成功。吳黜申胥之計以滅亡。非偶然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其使尹鐸爲晉陽也。簡子謂之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培荀寅士吉射圍趙氏爲之者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且曰。是昭吾讐也。郵無正進見曰。以爲鐸之意。謂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以是可以鑒而鳩趙宗也。簡子說。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及晉陽之圍。衆欲往。長子又欲往。邯鄲襄子皆以爲不可。獨以爲晉陽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蛙。民無畔意。若趙簡子可謂知所任矣。夫所謂尹鐸之所寬者。國之所恃。以爲根本。如人之元氣。元氣苟存。不可得而死。根本若在。不可得而亡。後世謀國者。偷目前之急。而忘後日之慮。其得存者幸也。然尹鐸之所寬者。不但寬賦稅而專扞蔽也。蓋先去其主之邪意。以行其義。然後民得以寬也。增荀寅吉射之壘。動存規戒矣。其肯納君于不義乎。沈竈產蛙。民無畔意。種之久矣。非一日積也。自鄭康成論郊禘之說。紛紜不同。以爲禘者。冬至圓邱祭昊天上帝也。郊者。孟春南郊祭感生帝也。而孔穎達之徒。又以爲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及春秋禘于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及大傳曰。不王不禘。詔祭感生之帝于南郊也。而祭法所謂禘黃

帝者祭昊天上帝于圓邱也。必知此是圓邱者。以禘文在郊祭之前。郊祭之前。惟圓邱耳。鄭康成又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春者祭感生帝于南郊。夏卽雩祭。凡此紛紜。皆由康成惑于讖緯妖說。後之學者。不能竭力辨明。反爲出力以濟誣僞。王肅聖證論力疏鄭短。如謂圓邱與郊爲一之類。所補甚多。然猶有未盡。獨陸淳之論。坦然明白。盡去邪說。實有功于聖人學者。不可不察也。

禮記是月禪。中月而禪。鄭康成皆以爲非此月而禪。於大祥之後月而禪。緣此遂有禫制。世人以其過于厚者。莫之敢改。然失禮之正矣。王肅以爲是月者。此月也。中月者。此月之中也。力攻鄭短。實爲至論。儀禮喪服。在古書中最爲詳盡。差次輕重。皆出天理。聖人之意。明白可見。不可得而改更也。子爲父三年。父爲子期。孫爲祖期。祖爲孫九月。蓋父祖爲直下。子孫降一等報也。如旁親爲我期者。則亦爲之期。爲我大功者。則亦爲之大功。報施均者。旁親之道也。近世以來。婦爲舅姑三年。已大失輕重之序。非禮甚矣。而舅姑爲婦。猶爲九月。是降兩等報也。悖理特甚。

天下無二斬。婦人在家爲父。旣嫁爲夫。明無二上也。今爲舅姑三年。則不得不爲父母三年。是一婦人之身。有三年之服者五也。

聖人制禮。唯祀典喪服大概。後世不可得而變更。何者。皆出天理。非人之私意也。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無所事于天地也。子爲父斬衰三年。本其所生也。它人無所用其服也。其他輕重皆然。如庶母之祭。至孫止。父母在不爲庶母服。皆明大義至重。不以私恩曲從也。能明此者。則知天理矣。

今世陰陽家以人姓配五音宮商角徵羽以定災福。世固以爲不經可笑。然而春秋之世。蓋已有此說。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墨。史趙史龜史繻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盈則缺。名子則宋姓。夫以子爲水位。盈爲水名。炎帝爲火師。姜氏其後。水勝火。伐姜則可。此正與今陰陽之術同。皆無稽之說也。然有此說。則有此事。心說相應。禍福從之。禍福之起。生于心念。理自如是。橫渠說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形質蔽固之鄙心。不能默然自達于性與天道。性與天道。萬事有無。皆其分內所固有也。雖有出于思慮之表者。亦是分內。正橫渠所謂形質蔽固之鄙心。不能默然自達于性與天道也。莊周言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此謂有意于養形以存生者也。有意于養形以存生。則實有不可存生。若無意于養形以存生。則養形豈有不存生之理。莊周又言。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夫所謂棄世無累。是無意者也。至于更生則幾矣。則所謂無意于養形以存生者。方可以存生也。所謂雖不足爲。不可不爲也。不可不爲者。任之而已。非實爲也。其爲不免矣。實爲之而有所爲也。故不免此養生之要也。

論養生者。以神氣相守爲本。列子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莊子廣成一章。皆養生之祖也。至謂汎乎若不繫之舟。矐然若新生之犢。皆是發明此理。此理既明。能更調出入息。久之息住。或存想

一處心不外馳。皆可以卻疾延年也。嵇叔夜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勉之至矣。

晁文元法藏碎金云。百骸道引。貴乎動息。久則和柔。又云。道氣令和。引體令柔。是知道引以和柔爲至。氣和體平。疾不得入矣。此晁公親得此味者。據其所知而言也。然則氣錯雜。體強梗。乃疾病死傷之本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自古以來。能知非省過。不與人爲黨。如士會者。蓋鮮矣。後世議者。以爲與人長久。不計是非邪正。皆以爲善。其亦未知士會之用心矣。

陳太邱以太守受侯常侍之託。歸罪于己。此君子用心也。然不得專謂之正。所謂正者。不揚其非。隱默而去之可也。但當時風俗激訐太甚。陳太邱不得已而欲矯其弊耳。不然。亦非所以垂世立教也。

文中子稱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孫思邈千金方。惡疾大風論云。難療易療。屬在前人。不關醫藥。又古醫書稱。凡病自治八分。師治二分。觀此數者。則所以治疾者。亦可知其大概矣。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忠。不竭人之歡。去其臣也。必使可復仕。去其妻也。必使可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可生。

自古人君。道人使諫。容受直言。亦未必出于至誠爲善也。惟明于利害。知諫之必有益于己。故信納不疑。且不以爲難也。如趙簡子。唐太宗皆是也。趙簡子親篡晉國。唐太宗殺兄逼父。無所不至。至于聞諫則喜。

不以爲難者。蓋知納諫有益。而拒諫爲有損。知納諫利于己。而拒諫必害吾身也。今夫病者。起居無禁。飲食無忌。無人勸止。則必死矣。夫勸止固善意乎。惡意乎。此不待剖判而後喻也。唐明皇相李林甫。十九年間。無一言忤旨。卒至大禍。夫忤旨與不忤旨。人君果孰利乎。然自古人君。自非昏惑失志。皆知此理。然且不能用者。亦由奸人逆爲之說。以爲爲此論者。必有所爲。或以爲有黨。或以爲邀名。其說不一。人君甘心信之。而忠言直詞。不復可入矣。故至于危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夫所謂合心意者。固已奪其心而蠱惑之也。忠臣義士。寧得而救之耶。

引導攝生。平時不見有力。惟有橫生之疾。則得力矣。引用善良。平時未知其益。惟有卒然之禍。則當知之。所以病危不死。國危不亡者。知此道也。

常人之情。多是私意。而不能自觀省也。如園林花竹。己自種植者。見之意思便別。它人所種植者。雖甚愛之。終無親暱之意。草木無知。猶私之如此。況其親黨之所愛乎。若于此類。盡能觀省。其亦將寡過而得至公之體矣。

從師學問。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于心者。猶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問孔子。反覆辨難。亦可見矣。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爲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于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便有私心。以己所傳爲是。私心既生。百弊俱出。此固未足以語于學矣。

人君取人。不當以一事一言之誤。便爲可去。一事一言之善。便爲可信。要當論其大概邪正及公議之所去取者耳。自古人君。常失于此。小人取媚于君者。術固多端。然大抵必先多爲可信。以中上志。然後彌縫補合。以久其權。乘勢高下。以遂其意。大則篡奪。小則敗國。不可不察也。班固論石顯。師丹事最爲有益。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書示顯。此元帝在顯術中而不悟。其不亡者幸也。人有上書言自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哀帝亦不能察也。師丹傳。若不言老人忘其前語。則丹爲反覆無據之人。石顯傳。若不言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則顯罪狀亦不甚明白。惟此數語。然後其人生平忠邪。自可詳攷。非班固高識遠見。有益世教。何以及此。人君但以一事一言。以分邪正。一事一言。以爲去取。而不論大概邪正。公議是非。蓋亦不知此矣。而不爲小人所誤。以至敗亡者。幸而已矣。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吳子。楚子之類皆是也。鄭康成以此一節爲九州之外長也。然亦謂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而國語吳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所謂吳伯。正謂牧伯之伯。如禮記五官之長曰伯。周禮九命作伯。及周召二伯之類是也。而韋昭以爲吳本稱伯。故曰吳伯。大謬妄矣。

李斯李林甫之徒。當極盛時。自知不可。禍敗必及。察其所言。皆知之矣。如使二人者。知其如此。痛自改悔。變前所爲。言之于君。言之于衆。以求自新。則可以變禍爲福。易亡爲存。惟其不能改。所以禍敗危亡必及也。若此者。可謂自棄矣。可謂委其身于劍戟矣。不然。不得爲下愚不移也。雖然。自古天道。察人之不能改。必養成其惡。所謂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如秦之沒世是也。方陳勝未起。外難未作。先有內禍。改用忠良。則基業豈有便壞之理。惟不如此。所以謂之養成其惡也。

列子謂伯昏無人射。列子無字音莫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申徒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瞀人。自一人也。列子既師吳邱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不知老商氏卽吳邱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瞀人。爲一爲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自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謂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弦窮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以爲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遠近幽深。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莊子聖人之心。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擾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蓋言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故靜耳。萬物無足以擾心者。則自然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靜之至也。自然之應也。

月令上丁釋菜。周禮大胥釋菜。合舞釋菜者。不用牲牢幣帛。釋蘋藻而已。禮之輕者。至釋奠則有牲牢幣帛。獨無迎尸以下之禮耳。夫禮于先師先聖。而用禮之輕者。何也。曰陶匏燔柴。以事上帝。亦貴乎簡也。云耳。

李絳對憲宗言人臣生死。係人主喜怒。凡此等語。皆不當對人主輕說。如昏君暗主。便以爲當然。適足以啓其驕心。未有毫髮之補。而有無窮之禍也。不如後漢樊英對順帝言。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焉能貴臣。焉能賤臣之語。能消人主未萌之驕。而長其敬賢之心。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樊英之謂乎。

莊子徐無鬼篇。所謂暖暖姝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悅也。而未知未始有物也。莊子此論。備見小人私意。小知自足情狀。世人自私害正者。無不如是。但論之未盡。不能取信于人。所謂未始有物也者。非學者所當先論也。

莊子稱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矐然如新生之犢。而無問其故。泛若不繫之舟。齧缺睡寐。神農晝瞑。自以此論爲極至也。至所謂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精神並流四達。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則實爲養生要訣。

列子稱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又言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古人所謂學者類如是。其亦異于後人所謂學矣。

齊桓公嘗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之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不爲諸侯笑矣。夫心術之動，毫髮不能自隱，必爲人知，不可得而欺也。管仲衛姬之知桓公，亦可見矣。此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海上之鷗，舞而不下，彼必有以知之矣。孰謂色莊言厲而可以自蔽乎？」

天下風俗美惡之極，無有不由積累而成者。至于人才事業，必因積累之久，互相推激，然後能至微妙。且如漢魏以來，士大夫多以字畫爲事。西晉以後尤盛，故積累推激，至王右軍然後能造微入妙。若魏晉以前，不以字畫爲事，右軍縱能書，必不能使至如此之妙。學問工夫，何獨不然？三代聖賢相繼，故聖賢之出，如此之衆，亦有積累推激之功也。

孟子桃應問一章，王介甫劉原父皆不以爲然。劉原父論齊國夏衛曼姑帥師圍戚，曼姑受命而立輒，其不可以圍戚，何也？或問乎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殺人，則執之乎？」孟子曰：「執之。今以蒯瞞爲瞽瞍，以輒爲舜，以曼姑爲皐陶，此孟子之義已曰：『孟子未盡于義也。』伯夷叔齊讓國不取，餓于首陽之下，終身訢然，以爲求仁得仁，故無怨也。夫不以能有其國家爲貴，而以全其志義爲安，故孔子稱之。舜有天下，瞽瞍殺人是亦將且循伯夷之義，安在其循有司之法，而以己之貴加其親？此不爲知春秋。歐陽公論柴守禮殺人事，世宗不問，爲知權也。以爲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無有竊負而逃之。」

理。范淳夫以此章爲非孟子語也。程正叔以爲此語有誤謬處。滎陽公常言介甫原父皆以孟子答之爲非。曷不曰是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亦不得執。此二公之論也。予聞之師友曰。是不然。聖賢立教。務成其善而已。言不委曲。則理不明。今日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皋陶不得而執。而學者何問焉。若必以是答之。是亦二公而已矣。何以爲孟子。何以知其然。齊宣好樂與勇。好貨與色。以常人論之。皆在所不答。而孟子告之如此。亦委曲以導其志。使其趨于善而已。不然。何以爲孟子。然則桃應之問。孟子之答。亦盡夫世人委曲之意。而使之趨正道云爾。若以爲不然。則問者爲不必問。答者爲不必答也。

歷觀古人爲君帥師。而覆敗陷寇者。未嘗以爲深罪。而必使之死而後已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蓋可見矣。至漢武帝時。李陵敗亡。然後以爲深罪。而當世之人亦以爲隕其家聲也。其後敗亡者。以爲大戮。皆起于此。蓋士大夫學術不明。知識淺下。懷諂諛以事君。而忘古人之大義也。夫帥師而戰。敗亡常事。其事有當誅者。有不當誅者。獨論其事之輕重。事之是非。而察其用心何如。而要其歸焉可也。秦伯之用孟明之類是也。若以一概論之。以爲可誅。而不究夫用心何如。此秦漢以下庸主之驕心。邪臣之諛悅。終必有以敗夫國家也。夫力屈而僞降。降有所爲。或在久遠。或在密邇。其效必見。安得與夫背主歸賊。反害其主。而脫其死者一例戮殺哉。蜀黃權降魏。先主以爲孤負黃權。黃權不負孤也。猶得古人之用心。

春秋之世家。臣而欲張公室者。皆以爲大罪。此必非聖人之本旨。家臣而忘公室。諸侯士大夫而忘王室。猶子之愛其父。而忘其祖也。可乎。家臣而不忘公室者。正也。但當先其所事。使之盡忠于其君焉。可也。其

不肯聽之。則遂去之。可也。苟不以告。而遂圖之。此其所以爲罪也與。

抑詩。衛武公刺厲王也。嗚呼。小子。未知臧否者。惡厲王敗周室之衰。責之之深也。而歐公詩本義。以爲遍攷古人。未有謂君爲小子者。言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至于言提其耳。則言刺王之不可教誨。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聽信也。夫旣曰提其耳矣。而不得謂之小子。則若失輕重之序者。考槃詩。永矢勿諼。勿告勿過者。怨其君失道。欲與之絕。而知其不可復改也。然此皆非詩人本意。詩人之意。特欲爲艱難之辭。苦口之語。有以感發之。庶幾其君猶有悔也。先儒之解。未爲害義。而歐公以爲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耳。以爲勿諼者。謂頤人居于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勿過謂不復有所他之也。勿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歐公之意。以爲君不可怨。怨君非義。故以小子爲自謂。而勿諼勿過勿告。非有及君之意。然而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曰。怨。孟子以高子爲固矣。且以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然則事君愈疏而不怨。亦可得爲忠乎。孔子曰。詩可以怨。然則怨者。乃所以甚愛其君也。此固忠孝之道。無所不用其極。有不能忘于心者也。故思之深。則怨之切。念之甚。則痛之深。于常人是有是乎。歐公旣未察此義。習見秦漢以來。人君以怨望爲大罪。遂以爲常。違君臣規戒相與之道。而啓佞人懷利謬敬以事君者之心。且使後世庸主督察臣下。無復人理。使不得議己。皆此等議論。有以發之。不得不詳辨也。

古人褒貶取舍。考其用心。而不計其行事。其心是也。其事非也。君子不以爲非。其心非也。其事是也。君子

不以爲是。季札歸吳。弑君之賊猶在。季子不以爲討。春秋不罪也。何也。知其力有所不足。起而行吾志。則國家之禍。顛覆將及。甚而至于亡。其害有甚于前日之惡。故季子隱忍而姑置之。其意必不以是而止也。聖人推明其志。故不以爲不然也。范文子請老。卻克實代之。使之快意于齊。不得爲正也。而古人不以爲非者。范文子知卻克不得志于齊。其禍國家必有大于伐齊。君昏于上。無與同德。衆懷奸于下。無與同力。故亦隱忍而不與之爭。古人推明文子之意。亦不以爲不然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聖人不以管仲爲不當死。特以管仲不死。其所爲者。有大于死也。使王室猶存。中國尙在。著九合之勳。成一匡之業。管仲雖欲死子糾之難。安得而死之。此聖人所以深與之也。周公東征。二公當世大賢。而在朝廷。獨無一言諫止。成王至雷風之變。然後明周公之忠。彼固知未可言則不言。恐害夫大事也。然此等事。皆繫夫用心如何。不容有毫髮私心。私心存焉。則事雖是。不免得罪于聖人。使無私心。而有所爲。則無適而不可。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于不善以就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于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其見殺。而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于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爲忍。忍于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良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也。而世俗所謂忍者。

賊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不善以就善之謂也。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以爲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晏子之意固善。然進言于君者。但當言恐懼修省。德之未修。政之未善。用人未明。百姓未安。以驕情縱佚。克伐怨欲之所致。不當言君無穢德。又何禳焉也。凡此皆開人君諱惡違善之端。末流之弊。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不戒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鄭康成以爲天者所感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遍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則以爲禘者。祭昊天于圓邱。郊則以爲祭上帝于南郊。是則圓邱南郊爲兩事。禘與郊爲兩祭。禘大于郊。圓邱大于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于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爲此說。又以爲春祈穀。卽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祈穀。卽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言于仲夏。雖禘太祖。卽禘禘之禘。禘于宗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卽祭感生帝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之也。凡此皆誕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邱卽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于太祖之廟。而祭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地。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爲一。春秋書大雩。

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

朝廷有伉直之風。然後臨難有死節之士。五代之際。能以端謹厚重。不忌嫉人。不爲中傷。不爲傾陷。已是極至。若責仗節死難。則猶闕焉。曹彬在朝。忠厚寬和。足師表一世。然史家稱其未嘗抗詞忤旨。此乃爲大臣功名之極。勢須如此。然未可以爲事君之法。五代之際。所以無死節之士。良由于此。爲是事君之法。當如宋璟、顏真卿、蕭復。乃是極至。人主必欲有益于國。則當何用。亦曰當用伉直之士。緩急有益于己者耳。不然。累千百人。緩急之際。各自爲計。亦何用哉。然則伉直之風。亦在人主獎進之耳。此是爲國者切己利害也。唐太宗固知之矣。

勢位使人。往往不能自知。如氣血之盛。詞色舉動。悉與常人不同。而亦不自知也。醉酒者。天地易位。服藥者。喜怒不定。酒消藥散。則復如常。君子思所以自養。不可不察也。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志雜友師微紫呂萊東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壽朱

撰者 呂 本 中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張嘯天
黃聿祥)

G一五〇八上

